東華錄

湘源蔣良騏千之父

雍正五年七月

上諭內閣頃岳鍾琪奏稱四川成都府城中有一男子沿街呼喊說岳鍾琪帶領川陝兵馬欲行造反其人已被提拏黃庭桂拿獲臣不敢檄訊又不敢隱匿等語數年以來在朕前讒譖岳鍾琪者甚多不但謗書一篋而已甚至有謂岳鍾琪係岳飛之後伊意欲修宋金之報復者其荒唐悖謬至於此極岳鍾琪懋著功勳朕故任以西陲要地付

以川陝重兵而奸邪之徒造作蜚語謗毀大臣其罪可勝
誅乎至於川陝兵民向來淳良忠厚且受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朕即位又屢加恩澤伊
等忠誠感激衆所共知共聞者今姦民乃云欲從岳鍾琪
謀反是不但誣岳鍾琪一人而并誣川陝兵民以叛逆之
罪矣著黃炳黃廷桂會同審明實情具奏　廣西巡撫韓
良輔言粵西全州羅城陽朔三州縣有田少丁重田多丁
輕者有業產而丁銀未除得產而丁銀未納者請自雍正
六年爲始按糧額派輸從之　授田文鏡河南總督加兵

部尙書銜先是文鏡係正藍旂漢軍至是奉　旨抬入正
黃旂　九月雲貴督鄂爾泰奏黎平府知府張廣泗率領
弁兵攻破謬冲花苗陸續擒賊苗二百三十餘名有歸歐
鬼壘九厥交椅兀馬等寨花苗頭目册開戶口求內附
又奏追遊擊徐成貞等率兵往助四川總兵趙儒征勦四
川之臘汝窩擒殺甚多餘皆降服兩省各撤兵回營　旨
嘉獎　又奏總兵孫宏本等擒勦臨沅鎭屬威遠新平一
帶猓賊威逮擒獻賊首扎欽匠等新平兇賊李百疊率衆
投誠　吏部等議河督田文鏡疏豫省紳衿苛虐佃戶請

嗣後照違制例於監吏員革去職銜得旨倘有頑佃拖
欠田租欺慢田主何以並不議及尋議頑佃照不應重律
論杖追欠給主直省一体遵行從之十月岳鍾琪奏勦
撫建昌冕山賊番事竣請於雄凉山地方選闢暫請留兵丁
彈壓旨嘉獎順承郡王錫保等遵旨審奏隆科多
大不敬之罪五一私抄玉牒收藏在家一將
聖祖仁皇帝御書貼在厢房視爲玩具一妄擬諸葛亮奏
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已至之時一盛京兵部主事
馮岱之事屢奉諭旨隆科多明知干犯復行妄奏一

皇上賞銀二千兩令修理公主墳墓隆科多遲至三年竟不修理欺罔之罪四一

聖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並未在

皇上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乃詭稱伊身曾帶七首以防不測一狂言妄奏提督之權甚大一呼可聚二萬兵三時當太平臣民戴德守分安居而隆科多作有刺客之狀故將壇廟桌下搜查一妄奏被刻知縣閻緒原係何官索亂朝政之罪三一

皇上謁　陵之日妄奏諸王心變一妄奏調取年羹堯來

京必生事端一妄奏舉國之人俱不可信奸宄之罪六一交結阿靈阿揆敘邀結人心一保奏大逆之查嗣廷一狥庇傅爾丹沈竹戴鐸巴海不行查參一比暱伊門下行走之蔡起俊一狥庇阿錫爾法敏將倉場所奏露烟倉米着落歷年監督分賠之案巧爲袒護具奏一曲庇菩薩保囑託佛格免參不法之罪七一任禮部尚書時所辦銓選官員皆自稱爲伊選一縱容家人勒索財物包攬招搖肆行無忌一狥庇提督衙門筆帖式詹泰囑託屬任吏部侍郎勒什布改換成例一發遣安西人犯應給口糧並未全給等處

應找應補兵丁之處故行推諉欲以貽悞公事一因係佟

姓揑造惟有人冬耐歲寒之語向人夸示以為姓應圖識

一自知身犯重罪將私取金銀預行寄藏菩薩保家一挾

勢用强恐嚇內外人等貪婪之罪十六一索詐安圖銀三

十八萬兩一收受趙世顯一萬二千兩一收受滿保金三

百兩一收受蘇克濟銀三萬六千餘兩一收受甘國璧金

五百兩銀一千兩一收受程光珠銀五千兩一收受六格

猫眼紅寶石一收受姚讓銀五百兩一收受張其仁銀

一千兩一收受王廷揚銀二萬兩一收受吳存禮銀一萬

二千兩一收受鄂海銀一千五百兩一收受佟國讓銀二
千四百兩一收受佟世祿銀二千兩一收受李樹德銀二
萬一千四百餘兩一收受普薩保銀五千兩以上罪案昭
著隆科多應斬立決妻子入辛者庫財產入官疏入
上詔議政大臣內閣九卿等諭曰隆科多所犯四十一欵
重罪實不容誅但
皇考升遐之日大臣承
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誅戮雖于國法允當而朕心
則有不忍隆科多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造屋三間永遠

革職伊之家產何必入官其應追贓銀數十萬兩尚且不足抵償着交該旗照數追完其妻子免入辛者庫伊子岳興阿革職丟柱發往黑龍江當差　閩督高其倬疏報台灣水沙連等社兇番自朱一貴作亂後不納餉賦肆行劫掠臣分台廈道吳昌祚等率弁兵番壯分路要截進剿擒首惡骨宗等二十名各社相繼歸誠　命大學士九卿等觀浙撫李衛所進瑞穀大學士等奏言　皇上至德光昭太和翔洽是以宇內徧產嘉禾浙江又呈瑞穀臣等不勝歡欣得　旨此非朕涼德所能致想浙江省澆漓之習必

然之變是以感格

上蒼如此瑞應朕深爲浙省臣民慶幸著曉諭浙江通省

戶部覆奏河督齊蘇勒疏報江南朱家口堵塞後丈勘得泗州虹縣桃源睢寗宿遷五州縣新淤成膏腴美地二萬二千六百二十二頃六十三畝零應卽於雍正六年陞科銀四萬八千四百五十兩零並設立衛守備從之

鄂爾坤圖拉等轄屯田總兵馬覿伯奏獻瑞麥一莖十五穗

上諭今歲各省俱產嘉禾頃馬覿伯復獻瑞麥朕覌自古帝王本不以祥瑞爲尙因今歲爲舉行籍田典禮之初卽

獲感召天和是以特為表著但恐地方有司未必深悉朕
心或借端粉飾致有隱匿旱潦不以上聞者着將雍正五
年以後各省所產嘉禾停其進獻　順天學政孫嘉淦疏
考試八旗文童正紅旗佐領常鼐倩鎗手冒子常克試入
學查叅治罪
上嘉其秉公下部議敘加二級
諭王大臣等現今西藏頗羅鼐帶兵報康濟鼐之仇與阿
爾布巴戰鬭相持應派大臣料理俟來年青草發時前去
其料理藏內軍機著左都御史查郎阿副都統邁祿前去

選派西安滿洲兵四百名隨往四川綠旗兵著鑾儀使周瑛帶領陝西綠旗兵著總兵周開捷帶領雲南綠旗兵著交鄂爾泰派總兵副將各一員一駐叉木多一領兵進藏各償銀有差尋議查郎阿於明年正月自京由西安西寧同周開捷出口進藏從之　十二月王大臣審奏延信罪狀二十款請按律斬決　旨從寬免死與隆科多一處監禁

雍正六年正月諭內閣大名知府曾逢聖前此被參虧空朕料必有作弊貪贓之款令該督藩臬等曉諭地方果有

受屈被告之人准其以冤控告審理惟聞有七秀才呈告
曾逢聖居官劣蹟而布政使張适將此秀才嚴刑斃命詐
稱在監病故且坐以平素積惡之名不思既奉辯究論何
誣告自有國法豈有訟獄未定曾逢聖之案未結而將首
告之人遽以三木斃其命此必有意袒護曾逢聖恐首告
者多先殺一人以箝衆口似此慘酷之行世所罕見宜兆
熊劉師恕身爲總督置若罔聞負朕任用之恩魏定國專
司一省刑名乃任張适恣意妄行及朕近加詰責則全推
於張适而置身事外若然則直隸臬司之設何爲張适魏

定國俱著解任著福敏史貽直前往秉公嚴審　湖廣總督邁柱奏隄工八事一每年修隄業戶按糧均派有貲富差貧以少派多之弊應確估土方夫數及每糧一石應出夫數造册存案仍出示曉諭俾業戶悉知以杜浮開濫派之弊一長江大隄漫溢時多應相舊隄之勢無人行走之處修加土一尺人馬往來之地修加土一尺五寸增寬之數亦如之不如式者所司以溺職論一向來修隄諸弊非不嚴禁無如陽奉陰違應令照河工例治罪其包折大工者照包攬閘夫淌夫之律一名杖枷二名以上附近充軍

一護隄插柳以一弓一株爲准遍種蘆荻如所司奉行不力以設工論一州縣遴員各有疆界田畝同一隄埝豈分彼此應定例同隄有險無險分隔屬水利各官業戶協力搶護推諉抗阻者治罪一支河曲港及隄內溝洫應責成水利各官于冬晴水涸時督同業戶盡力深濬度其形勢或設木閘或砌瓦筒以時閉洩庶旱澇無虞一隄埝衝潰之處必積浮沙遽加土塡根脚難固應刨刷至底然後層土層硪引錐鑽試灌水不漏者方爲堅實草率者責令賠修一隄外砂礫不堪取用隄內取土又慮潰濫無常應于農隙

時水利及印官率民豫為擇地取土酌量壘積險隄高廣之處無事可作歲修有險可以搶救亦思患預防之一策諭與辦理允當又疏報各屬隄塍業戶按糧派夫照上年水痕加高修築支河亦自行挑濬

上諭修築江隄百姓踴躍行事可嘉宜沛特恩賜給銀六萬兩令該督酌量工程多寡分給使小民均沾實惠工程永遠堅固以副愛養楚民至意　先是雍正三年四月總督高其倬奏安南國與界有內地舊境一百二十里應即清理于賭咒河立界國王黎維祹具疏陳辯

上命總督鄂爾泰再行確查給還八十里于鉛廠山下小河內四十里立界國王復疏辯五年五月頒勅該國王不必以從前侵佔內地為嫌中心疑懼拳拳申辯為此無厭之求則亦負懷遠之仁矣九月復遣內閣學士任蘭枝偕左都御史杭奕祿等往諭未至國王奉勅悔罪上表謝至是復以鄂爾泰所查鉛廠山地立界並勅諭杭奕祿等賚往宣讀賜勅曰朕前令守土各官清理疆界原屬行之內地未令清查及于安南也督臣高其倬以職任封疆詳考志書兼訪輿論知開化府與安南分界處當在逢春里之

賭咒河于是一面設汛一面奏聞比因該國王陳奏朕特
降旨令撤汛另議立界又恐高其倬固執己見復命接任
總督鄂爾泰秉公辦理鄂爾泰体朕懷遠之心定界于鉛
廠山下小河較舊界已縮減八十里誠爲仁盡義至此皆
地方大臣經理疆界職分所當爲朕統馭寰宇凡屬臣服
之邦皆隸版籍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較論
此區區四十里之地若該國王以至情懇求朕亦何難開
恩賜與𣲖以兩督臣定界時該國王激切奏請過于觖望
種種陳訴甚爲不恭該國王既失事上之道朕亦無從施

惠下之仁此天地之常經上下之定体乃王自取非朕初
心也頃鄂爾泰將該國王上年十二月內本章呈奏朕知該
國王深感朝廷之仁自悔從前之愼踴躍拜命詞意虔恭
朕覽閱之餘甚爲嘉悅在王既知盡禮在朕便可加恩況
此四十里之地在雲南爲朕之內地在安南仍爲朕之外
藩一毫無所分別著將此地仍賞賜該國王世守之二
月四川巡撫憲德言叅革按察使程如絲奉旨正法于部
文未到之前縊死顯係提塘漏洩請行裁革九卿議提塘
向係微末職銜無愛惜功名之意又難以裁革請行令督

撫於本省武進士及候補候選守備內揀選三年無過准照本班即用從之　湖廣提督劉世明奏言湖廣沿河塘汛距遠兵少客舟被劫聲息不相聞請撥各協營兵船每月三次巡江洞庭協額船五十如常遊巡其武昌荊州常德岳州水師營分防處每汛留兵十名船一餘悉撤回並將沅州協兵船二十分撥長沙衡州郴陽俱爲遊巡用下部議行　命三品京堂趙殿最往打箭爐外噶達地方監造達剌喇嘛廟　三月福建提督石雲倬參奏巡撫常賚縱容家人擡坐大轎途遇不避得　旨該督嚴察具奏

安徽巡撫魏廷珍言鄉民違例演戲應嚴禁得
旨州縣村堡之間借演戲為名斂錢耗費招呼朋類開設
賭場種種不法此則地方有司所當嚴禁者至于有力之
家祀神酬愿歡慶之會歌詠太平在民間有必不容已之
情在國法無一概禁止之理今但稱違例而未分晰原由
則是凡屬演戲皆為犯法國家無此科條也朕立法皆准
情理至當其有不便而難行者則奉行之不善也　諭兵
部烏蒙鎮雄等處猓夷不法已經剿撫今又有匪類餘黨
私自嘯聚現在用兵擒拿所有用兵事宜俱著總督鄂爾

泰節制調度其四川建昌等汛兵堵截亦聽鄂爾泰節制調度　四月湖廣總督邁柱奏鎮筸凶苗倚恃險阻野性難馴時入內地劫害民雖特設重鎮多布汛防必待轉報而後遣兵凶苗已遠颺竄匿難于弋獲臣廣爲諮訪聞原任雲南提督張國正先任鎮筸總兵以鵰勦之法治苗甚善凡遇失事探實賊踪爲何寨何苗一面飛報一面携兵馳往圍寨搜擒出其不意如鵰之捕鳥取其疾速而鳥可必得也諸苗畏懼大斂凶鋒臣今與總兵周一德循行此法期獲罪犯而止不敢過爲殺戮以廣皇仁得　旨據

理而論制服凶苗自當如此但情形究難遥度全賴大吏
詳審熟籌方收因地制宜之效　又疏請移漢陽府通判
駐漢口鎮荆州通判駐沙市又請裁施州大田二衛所併
爲縣尋定縣名曰恩施　署南贛總兵張溥奏准巡撫布
蘭泰咨開本標隨丁名糧俱行招募補足已將隨丁六十
分考補五十四分暫留六分再行考補得　旨文武原屬
兩途養廉用度亦各不侔督撫衙門耗羨等項足資爲用
隨丁固可革除提鎮舍隨丁名糧之外别無所出倘將此
項裁革無以養廉勢必諸事掣肘且衙門用度不足即有

潔廉之員亦易改操此揆情度理有不當革除者今布蘭泰併鎮臣之隨丁名粮亦勒令裁除殊非中道

上諭內閣錢粮火耗原非應有之項朕本欲將此項悉心禁革而博采輿論凡州縣官實有辦公不得已公私兩項之用度者若全無耗羨必致加派巧取於民所以雍正二年山西巡撫諾岷請以通省耗羨提解布公將闔省公事之費以及上下養廉之需悉皆取於此實通權達變之善策朕是以降旨允行此提解火耗之所由來也伊都立諾岷之任曾奏稱虧空清楚將來耗羨便可充餉朕嚴飭曰

本地羨餘只應作本地用度若歸公充餉斷無是理且恐相沿日久遂成公項不肖官員竟有重複徵收之事矣田文鏡亦曾奏稱豫省虧空彌補已清火耗尚有羸餘等語朕批示曰果有羸餘則當增添官員養廉之資使其用度寬裕倘再有羸餘則當再減民間火耗之數使其儲蓄充盈蓋朕之准提解耗羨原是愛養官民之苦心若支給地方公用之外尚有餘資即准收作公項朕必不爲也前陳時夏亦具奏提解耗羨之法因其有分別地方有無多寡之語朕諭云若有所分別便可高下其手易滋弊端諭旨

如此閭陳時夏曾向人云奉旨令全提耗羨此乃陳時夏曾向人云奉旨令全提耗羨此乃陳時夏自行奏請之事而以名歸之朕朕不受也今魏廷珍又效法之具摺陳奏恐外人不知以爲出自朕意故此曉諭恭提火耗之舉若行之果善亦督撫分內之事不得居功而行之不善實足爲身家性命之患總在伊等自行度量願行者朕不拒阻不願行者朕亦不强也　五月

上諭內閣田文鏡自到河南忠誠体國公正廉明以此上感天和從前三年收成豐稔而今歲八府各州二麥復登

大有又於連年豫省黃河工程當暑雨之際全無汎溢此皆天地嘉佑之明驗吏治民風之善實爲直省第一鄂爾泰公忠誠勤實心在事是以雲南地方連歲豐登若各省督撫皆如田文鏡鄂爾泰則天下允稱大治矣今思山東民俗官方宜加整理著將田文鏡授爲河東總督管理二省事務此朕因人設立之曠典不爲定例 鄂爾泰疏報調遣官土弁兵深入賊巢擒賊首惡苗刁疋彥并其黨羽得旨嘉獎議敘 七月命浙江督李衛管理江蘇七府五州一切盜案各營弁兵聽其調遣 田文鏡奏河南孟

津縣居民翟世有本年四月拾獲陝西人秦太買花銀一百七十兩尋主給還並不受謝已給匾獎賞並請立碑獎勵 旨朕心深爲嘉悅著給與七品頂戴仍賞銀一百兩以後各處奏拾金不取者甚多不能悉載 江西巡撫布蘭泰奏參清江知縣牛元弼於需雨之時並不親身祈禱甫禁屠宰旋開筵唱戲政務不理臨江知府吳思景代爲隱諱請一并革職得 旨牛元弼於屠宰開禁之後張筵唱戲不比祈禱之時若牛元弼平日性好聲歌耽於逸樂布蘭泰何不早行參奏至所參政事不理亦當指實其廢

弛者何事今因一時意見遂將該縣嚴叅并知府一同革職定例屬員犯贓知府徇庇及失察其處分降級調用今因屬員唱戲而遂將知府革職似此越例之事幾有作威作福之意矣凡督撫當爲國家愛惜人才若誤去一員更復誤爲一員於上天下人才幾何豈可因一時之喜怒而濫行摧折乎水旱爲災係乎督撫大臣之感召徒恃祈禱虛文已屬庸鄙之見又欲委過屬員以卸己責不亦風抑之甚乎牛元弼吳思晨不必革職若二人另有虧缺劣蹟著查明續叅若别無劣蹟著送部引見　御史晏斯盛叅

奏八旂巡役每以查拿僭越借端肆横臣乘馬入城並未
令人導引祇因隨行一騎偶然驚突嘗被前鋒兵丁等將
臣拘至營房及管旂大臣問明始行放回似此巡查不實
臣不敢以事涉己身隱忍緘默得　旨凡官員等車馬儀
從各有等次從前降旨申飭原以重体統而防僭越今右
翼前鋒兵丁藉端滋擾混行查拿甚為多事若被屈害官
員隱忍不言則此輩益至肆行無忌晏斯盛據實陳奏甚
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其生事妄行拘禁之兵丁及該管官
員等著交部議處　鄂尔泰奏四川所屬涼山近運米貼

駐劄之處較遠而與滇黔二省相近著鄂爾泰總督雲貴廣西三省　加浙江糧道蔡仕舢僉都御史銜爲浙江觀風整俗使　岳鍾琪報四川建昌鎮屬喇汝窩逆番了馬車糾党搶劫撥兵進勦于本年七月擒獲了馬車並賊党番彝底定　十一月　諭内閣江西巡撫布蘭泰人言其過于刻薄朕面加詢問據稱臣在江西所辦事件往往從重從嚴待皇上敕改使恩出自上朕聞此語心中戰慄不覺汗流浹背夫辦事之道惟在秉公得理中正無偏今有意嚴刻先爲過甚以待朕折中必朕留心体察方得更改

伊又未預先奏明朕又安從逆料其有心過嚴而事事皆為駁正乎況巡撫所辦事件不陳奏于朕前者甚多安可預存嚴厲之見布蘭泰將職已甚著革職　湖廣總督邁柱疏言各州縣起解錢糧例有兩文一批一文投巡撫衙門掛發一文同批投藩司衙門兌收並同錢糧交與解役解役與庫書一氣多有壓匿文批將錢糧不歸藩庫徑交庫書之家拆分挪用及放債圖利等弊請嗣後起解錢糧令先期三日將現解某項某數錢糧于某日起程緣由具文由鋪遞遞報府道督撫衙門併將某州縣離省城路程

聲明既杜侵盜之弊亦免中途遲滯疏失之虞下部議通
行　十二月諭兵部嗣後下江軍政舉劾著總督范時繹
會同浙督李衛辦理　戶部覆署甘肅撫張廷玉奏甘省
由前撫石文焯收買小錢改鑄大錢擾民已甚請暫停鼓
鑄應如所請得　旨前伊都立會奏請收買小錢朕嚴飭
以民間行使已久今若收盡一時未能多鑄大錢則市易
不敷大有不便石文焯又奏請朕批諭不可急驟乃石文
焯復具摺懇請朕以必確有所見是以允行不料貽累官
民至于如此石文焯甚屬草率交部議處　戶部覆廣西

撫金鉷疏言桂林府屬潯江等處各礦請召募本地殷實商民自備資本開採所得礦砂以三歸公以七給商其梧州府之芋英山產有金砂請令委員辦理粵西銅器稀少不足以資鼓鑄如開採得銅並請價買以供鼓鑄從之

諭戶部江南錢粮積欠甚多著戶部侍郎王璣刑部侍郎彭維新前往會同巡撫尹繼善奏蘇州等府著道府等五員分查江淮揚三府及徐通邳海四州分查大員等于科道部屬揀選引見派出亦令李衛與聞　貴州巡撫沈廷正疏言前撫臣何世璂奉勅建龍神祠將祀明臣王守仁

之陽明書院移其牌位改作神祠查王守仁謫貴州龍場驛丞時講明聖賢之學化民鄙俗黔人士始知誦習詩書臣考之記載訪之輿論王守仁實有功名教是以陽明書院素爲貴州省城士子瞻仰讀書之所請仍其舊別建龍神祠宇得

旨此舉殊協之至何世璂素留心理學伊等皆各立門戶互相是非若云無心之失何至錯悞若此不必究論俯順輿情改建爲是

雍正八年正月　景陵寳成山上產靈芝三本宜付史館

二月命錫本朝公爵嘉名　國子監司業崔紀疏言國

子監例每年咨取各省貢監生赴監肄業其不來者託送
規禮即准爲到監給告假印票永不繳銷伏思貢監生中
實有道遠貧難不能赴監之人一概從來又不必親來是
專爲陋規不爲肄業又定例到監肄業歲貢入個月例監
內廩生十四個月增生附生十六個月俊秀二十四個月
期滿方准咨送考職竟有不俟期滿或並未到監時補出
規禮即倒提年月咨送積弊相沿請均禁止部議從之
尚書德明疏言外任官交代錢糧皆戸部專司查核以村
侵虧惟驛道交盤錢糧動撥疑項雖案存戸部而交盤向

不報核因各省驛站供應夫馬糧料兵牌勘合均在兵部
每年奏銷例由兵部核覆止將餘銀數知照戶部不無兩
相影射請嗣後各省奏銷仍在兵部核銷外其陸續離任
交盤錢糧造具四柱清册送戶部核對不符者即行駁查
則錢糧得以歸一不肖官吏不得乘机舞弊又疏言臣部
爲刑名總滙設立南北監羈禁罪犯司獄係微員責成綦
重今雖設滿漢司獄人員僅供收發管束誠難一日虛懸
凡司獄缺出部選遠省人員到任需時以致員缺久懸請
嗣後漢司獄缺出俱以人文到部之員掣補命下之日即

可到任至陞遷之法滿司獄舊經臣部題定三年無過卽陞惟漢司獄必係滿方准應陞請漢司獄亦照滿司獄例三年無過以應陞之缺陞用俱下部議行 福建巡撫劉世明奏言福建民習天主教者其家不奉神佛祖先習無爲羅教者闔家俱吃齋臣通飭嚴禁得 旨但應禁止邪教惑衆從來有禁人吃齋之理此奏甚屬乖謬紛擾若將此等妄舉以爲盡心任事實力奉行則大誤矣 三月命西藏辦事內閣學士僧格統兵一千五百至騰格里腦兒駐防 四月命改定大學士爲正一品尚書爲從一品

大學士會議福建總督高其倬奏恭閱
福陵形勢其龍與
永陵共祖同源分宗抽幹發自長白嶺之西行於渾河之
北萬峯拱照羣水瀠洄惟是　陵前左畔水法因夏日臨
口流衍以致稍更故道弓抱之勢微覺外張必須順導河
流方稱盡善應如所奏從之　江蘇學政張廷璐疏言向
例學政衙門發各州縣循環簿遇生員告狀作証者塡註
按季繳換以憑查考而州縣往往視爲具文且簿內但言
詞訟不及錢糧應飭各學將文武生員及貢監造簿送學

鈐印發回各州縣于理事時生監令本人于簿內姓名下親書年月爲某事到案並着花押至應納錢糧若干已完若干一併註明申送則詞訟多寡錢糧清欠案簿瞭然庶優劣易定而勸懲可施矣部議從之　五月侍郎劉於義等奏　旨考試各省拔貢奏湖北楊可鏡卷文理荒謬下部議湖北學政淩如煥應降一級調用得旨朕聞楊可鏡係明臣楊漣元孫楊漣之子楊之易爲江南松江府同知于順治四年遭松江提督吳勝兆之叛捐軀殉難忠節凜然比蒙

世祖章皇帝之恩優加賙恤此即楊可鏡之曾祖也朕思
楊漣父子兩世忠義其後嗣子孫若稍能自立品行無虧
雖文藝不工亦當格外造就諭學臣將伊入于選拔之內
未必不因此起見但不將緣由奏明是即辦事無識無才
之處耳楊可鏡准作選拔赴國子監肄業仍著禮部帶領
引見湖北今歲選拔貢生較他省尤優歲如煥免其降級
仍留湖北學政之任

東華錄卷之二十九終

東華錄卷之三十

湘源蔣良騏千之父

雍正七年正月雲貴督鄂爾泰奏十月二十九日恭遇萬壽令節滇南省城五色慶雲捧日經辰巳午三時至十一月朔冊儞倍常呈現兩日實從古未有之祥　旨朕每遇嘉祥不敢遂云慶幸惟倍加敬畏況此實卿忠誠所感而現於朕壽日者正表卿愛戴之心也尋允宣付史館

巡察山東御史蔣洽秀題參利津知縣李周定陶知縣張劍奉行保甲不力　旨嚴省之中差遣御史巡察盜案關

站者皆因地方遼濶以補督撫耳目所不及非令操參劾之柄侵督撫之權也蔣洽秀以不力行保甲參劾知縣二人是顯欲自作威福矣夫保甲社倉二事本屬善政然行之必以其漸始於地方有益而閭閻不擾是以數年來降旨督催恐急遽中轉滋民累也山東已在田文鏡節制中屬員優劣自能訪察亦不必更設巡察御史着將蔣洽秀撤回　二月諭內閣歷來河道總督如靳輔齊蘇勒實能為國宣勞乂安百姓合於有功民社祀典從祀之例着巡撫尹繼善等於就近地方建祠祭祀　三月飭令各省督

撫提鎮凡有揭帖必隨本章同發封套註明月日申送通
政司于送本次日始令提塘分送部院科道從御史姚之
駰請也　諭內閣田文鏡蒞任豫省以來實政實心感召
天和該督之功實為可嘉兼該省紳士庶民風俗向來醇
樸又能遵封疆大臣之教人人向義輸忠實可謂良民矣
著將豫省雍正三年錢糧蠲免四十萬豫省士風謹厚有
餘而才具明通不足著將所屬府州縣遴才猷可供任使
者不拘人數資格送部引見又念中州之民務本力田勤
于耕作著于例舉老農外每處各舉一人給以八品頂戴

岳鍾琪奏四川逆蠻截糧傷兵提督黃廷桂遵旨率兵先勦雷波雜波拉窩旋攻結覺又平定平盧嶺哈阿路阿照等寨洞一百餘處兇犯全獲　旨嘉獎　鄂爾泰奏撫臣張廣泗遣兵進勦苗衆丹江雞講生苗畏威投誠其上下九股及清水江古州等處以次寧貼　旨嘉獎　攤均湖廣丁銀數目派入錢糧徵收從總督邁柱請也　命領侍衛內大臣三等公傅爾丹為靖邊大將軍北路出師三等公岳鍾琪為寧遠大將軍西路出師征準噶爾噶爾丹策零　王大臣等議北路出征事宜得　旨振武將軍公

巴保爲副將軍振武將軍

辦務者順承郡王錫保管理都統陝泰石麒哈散扶大臣公達福前鋒統領衮泰副都統戴豪覺羅海蘭俱爲祭贊大臣前鋒統領丁壽以都統銜爲前鋒統領總兵魏麟閔文繡統領車騎營兵副都統納泰統領泰天兵副都統塔爾岱西弥賴統領索倫兵副都統賈雅思哈統領察古塔兵副都統阿山統領右衛兵副都統蘇圖統領寧夏兵副都統承保常祿統領察哈爾兵副都統馬爾齊衮布統領土默特兵塔布賽丹巴沙津達等統領喀喇沁土默特兵洪敏伊都立巴泰西琳傅德管

理糧餉侍郎永國隨靖邊大將軍印往北路軍營　浙督李衛奏臣奉　旨人覲請以欽差查糧副都御史性桂署浙督觀風整俗使蔡仕舢署浙撫下部知之　四月湖廣總督邁柱疏參工部尚書黃國材之子湖北布政使黃焜令家人開當逐利買房賃租黃國材有廣西拐納案內應賠銀未完雍正四年又用銀六百兩買屋一區忽行欺罔並不變産完帑得　旨令國材回奏國材疏稱臣自奉文追銀已交銀十五萬九千兩又有商人領去紬緞皮貨變價銀三萬兩在本年完交其餘房屋一時難售奏人以國

材力辦革任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勦撫貴州古州等處現將湖南兵酌撥一千名前往　岳鍾琪奏西路軍營臣議派文武員弁共三百二十四員馬步兵丁共二萬六千五百名報聞

上諭四川撫憲德奏報耕耤日期本內有臣念切祈年識慙學稼等語耤田乃授時重農之大典並非合督撫等學習耕稼之事也憲德因此大典陳奏自應倍加敬謹乃云識慙學稼爲此輕忽之詞竟同兒戲殊失陳奏之體朕因憲德素無學問之人是以止于降旨申飭若係通曉文學

之臣而悖理若此此便應交部察議　又諭每見臣工章奏
有山川效靈等字樣慢神祇屢降旨申飭今衍聖公孔傳
鐸奏賀慶雲本內仍用乾坤效靈字樣想未見歷來諭旨
耶又五月李鳳翥奏賀瑞芝本內自稱蓬篳陋儒此本奏
賀慶雲又稱鄉地才疎敢含毫而賦五色李鳳翥既以儒
者自居則陳奏本章自應加意慎重不當作游戲之詞若
未曾作賦而云作賦則所奏盡屬虛文若實曾作賦便當
進呈御覽若自知不能自賦而引此字詞奏成自謙之語
陳於君上之前豈儒者之道乎更可異者貼黃內大賢賚

字誤寫賚字莫非有意譏朕不應賚而賚乎似此輕慢疎
忽狂悖奸詐儒者固當如是乎着明白回奏　先是湖南
郴州人曾靜因考試劣等家居憤懣忽圖叛逆遣其徒張
熙詭名投書於川陜總督岳鍾琪勸以同謀舉事岳鍾琪
拘留刑訊究問指使之人張熙甘死不吐岳鍾琪置之密
室許以迎聘伊師佯與設誓張熙始以曾靜供出岳鍾琪
具摺併其逆書奏聞奉　旨差刑部侍郎杭奕祿副都統
覺羅海蘭至湖南會同巡撫王國棟拘提曾靜審訊據曾
靜供稱生辰山僻素無師友因應試州城得見呂留良評

逆時文內有妄論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語遂被蠱惑
隨遣張熙至浙江呂留良家訪求書籍呂留良之子呂毅
中授以伊父所著詩文內皆憤懣激烈之詞益加傾信又
往訪呂留良之徒嚴鴻逵與鴻逵之徒沈在寬等往來投
契因至沉溺其說妄生異心等語隨將曾靜張熙提解來
京先命浙江總督李衛搜查呂留良嚴鴻逵沈在寬家藏
書籍所獲日記等逆書並案內人犯一併拏解赴部命內
閣九卿等先將曾靜反覆研訊并發看呂留良日記等書
據曾靜供稱前因輕信呂留良邪說被其蠱惑兼聞道路

浮言愈生疑罔致犯彌天重罪今蒙一一訊問並發看呂
留良日記等書極其狂悖又知　聖朝深恩厚澤
皇上大孝至仁心悅誠服自悔從前執迷不悟萬死莫贖
今乃如夢初覺等語因俯首認罪甘服上刑內閣九卿詹
事科道等備錄供詞進呈
上諭呂留良悍戾兇頑好亂樂禍自附明代王府儀賓之
孫追思舊國憤懣詆譏夫儀賓後裔於親屬至為疏賤且
當流賊陷京呂留良年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後伊親被教
澤始獲讀書成立於順治年間應試得為諸生是呂留良

於明毫無痛癢相關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節也乃於康
熙六年因考試劣等憤棄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後
以博學鴻詞薦則詭云必死以山林隱逸荐則薙髮為僧
按其歲月身為本朝諸生十餘年之久乃始幡然易慮忽
號為明之遺民自是著邪書立逆說喪心病狂肆無忌憚
其寔不過賣文鬻書營求聲利而遂敢於
聖祖仁皇帝任意指斥公然罵詛其日記稱我朝或曰清
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至於逆藩吳三桂答書亦曰清
日往講若本朝與逆藩為鄰敵者然何其悖亂之甚乎且

與三桂耿精忠何異犯順則忻然有喜惟恐其不成於本
朝綏寧恢復則悵然若失形於嗟嘆於忠臣殉難則污以
過失闇其死而決意惟以助虐逆惡為心兵連禍結爲幸
何殘忍兇暴至此極也又如偽永曆朱由榔逃竄緬甸大軍
隨至緬何震懼執獻軍前豈有被執時滿漢官兵擁於馬
前皆跪之事又文集內云今日之窮為羲皇以來所僅見
夫
仁皇帝六十餘年民安物阜即羲皇以來可以比我朝之
盛者不可多得而乃云未有之窮乎又日記所載怪風雷

雨細星加封日光暈還妄捏怪誕之處甚多其他悖亂之詞不可枚舉呂留良之子呂葆中曾應試成名蒙恩拔置鼎甲位列清華子孫多列膠庠乃不即燬板焚書以滅其跡且前此一件和尚謀叛之案連及呂葆中蒙

聖祖仁皇帝免其究問而呂葆中遂憂思以死原常情而論呂葆中之兄弟子孫當感激悔悟其思掩護前非豈料抱守遺編深藏篋笥此固呂留良以逆亂為家傳而是天道昭然使呈現於今日也應將逆賊呂留良及現在子孫嫡親兄弟子姪照何定律治罪具奏十年十二月得

旨呂留

頁呂葆中俱戮屍梟示呂毅中斬決其孫輩發寗古塔給
披甲人爲奴呂留良之詩文書籍不必銷燬　五月湖廣
總督邁柱疏請永順保靖桑植土司改土歸流於永順設
知府府東南西北各設一縣保靖桑植地各設一縣從之
尋定新設府曰永順其東南縣曰永順西北縣曰龍山保
靖桑植所設縣仍其名　六月岳鍾琪疏言噶尔丹策零
三世狎延百夷被虐蒙
聖祖仁皇帝再三寬宥
皇上屢賜矜全而終無悔悟不道之語見於表牋若不大

彰天討則番夷之禍難不息臣約舉王師之十勝決逆夷之必敗一曰主德二曰天時三曰地利四曰人和五曰糧糗廣儲六曰將士精良七曰車騎營陣盡善八曰火器兵械銳利九曰連環迭戰攻守咸宜十曰士馬遠征節制整暇加以期月之寬紓機宜之詳審凡此全勝之宏略咸出聖心臣翀指日蕩平以報國恩得 旨朕不敢預信其必然爲有倍加敬謹仰懇 上天以訖

皇考垂慈默佑早奏膚功而已 傅爾丹奏袞州右堂車兵李中倫拾銀二一封驗係皇賞情愿繳還原主得 旨似

此見利忘義同心同力之悃忱可嘉著賞銀六十兩
上諭內閣浙江嚴鴻逵實呂留良之羽翼其詞有較呂留
良爲尤甚者茲擇其悖逆之語一幷宣示日記有云索倫
地方正月初三日地裂橫五里縱三里初飛起石塊後出
火近三十里內居人悉遷避又云熱河水大發淹死滿洲
人二萬餘又云十六夜月食其時見衆星搖動如欲墮狀
又或飛或走羣向東行又云舊年七月初四日星移欽天
監云此星出天井垣入天市垣分野屬吳越應在數年內
吳越有兵起於市井之中凡此荒唐叛逆之語自康熙五

十五年至雍正六年內所記載者不可枚舉其中惟索倫地方擁石出火寔有之事至熱河水發一事或有愚人編木爲筏觸石沉溺數人乃嚴鴻逵謂淹死滿洲人二萬餘何其妄誕至於斯極且熱河五方之人畢集而謂獨淹死滿洲有此理乎且伊又貌作迂腐曲謹之態浮薄之士質鼓其虛譽致廷臣以修纂明史荐舉及伊者伊乃自鳴得意抗慢說激其自記有云予意自定當以死拒之耳又云衡州人張熙字敬卿來見言其師曾靜永興縣人在彼小講學學者稱蒲潭先生夫荐舉欲死拒而於曾靜等千里

呼吸相應似此叛逆悖亂之人與呂留良党惡共濟其罪不容於死應作何治罪之處着速議具奏　又諭呂留良嚴鴻逵朕已將伊極惡大罪之處宣示中外公議治罪至於嚴鴻逵之徒沈在寬生於本朝定鼎數十年之後亦懷不逞如雜志內錄沈崑銅詩云那知應塞龍堆婦翻補旃裘御榻旁又云剩得鼓吹鳴聒耳蛙聲又是畀新年此係沈崑銅作於本朝之初年何沈在寬於作者已故七八十年之後尚述為美談乎又云楊大郁以孝帽終其身人因呼為楊孝帽後其子請時貴為題銘旌忽被怪風裂去此

與嚴鴻逵所記之徐孝先戴孝頭巾自言與先皇帝戴孝
況倫不去髮白衣冠終其身同為效慕梗化之民且在寬
既稱本朝為清時竟不知其身為何代之人又所錄杭郡
夫詩漫嗟卻聘同稽直又云痛哭錢塘原隱哀又錄黃補
菴時云閒說深山無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此雖并況在
寬詩其手為抄錄必與已見相同者其所著詩集有云更
無地著避秦人又云陸沉不必由洪水誰為神州理舊疆
此以本朝之宅中立極化理郅隆目為神州陸沉有同洪
水之患其謬戾尤為狂肆況在寬雖實無可逭著刑部訊

取口供具奏　乙未

上御太和殿命大學士捧勅印授大將軍傅尔丹出征官員行禮畢申時

上率大將軍等詣

堂子行禮次鳴螺於兵部排設大纛前行禮畢送御長安門外黃幄大將軍等佩弓矢跪餞以次行跪抱禮

上親視大將軍等上馬啟行　諭內閣據順承郡王錫保以在軍前効力之謝濟世註釋大學毀謗程朱恭奏前來朕觀謝濟世所著之書意不在毀謗程朱乃用大學內見

賢而不能舉兩節借以抒寫其怨望誹謗之私也其謂有拒諫飾非必致拂人之性驕泰甚矣觀此則謝濟世之存心昭然可見夫拒諫飾非之說朕素所深戒然必責難陳善忠言讜論而後可謂之諫若排擠傾陷之私言姦險狡惡之邪論豈可以直諫自居而冀朕之聽受耶試問謝濟世伊數陳者何事進諫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諫所飾者何非能指出一二事乎謝濟世以應得重罪之人從寬令其効力乃仍懷怨望恣意謗訕甚爲可惡作何治罪之處著定議具奏　諭廣西省在京官員據廣西學政衛昌績奏

稱粵西風俗澆漓而紳士實爲倡首即該省之鄉紳在京居官候補者亦稱本地紳士庶民湔洗積習未能驟除應設觀風整俗使以司化導等語朕觀廣西乃邊遠小省通籍於朝者本不多人而其中即有謝濟世陸生柟者則該省風俗之薄劣即此可見矣今御史陳宏謀等請照衛昌績所奏設立觀風整俗使獨不思爾等紳士乃兆民之觀瞻閭閻之坊表若爾等果能於忠孝禮讓之道身體力行以爲衆人模楷而各教訓其子弟各規勸其鄉黨則小民慕義向善風俗自日歸淳厚若不能躬先表率而望衆黎

司教之官家喻戸曉使之易俗移風所謂逐末而忘其本也不等各思嘉惠桑梓貽福子孫當於已身自家之

衙昌續奏畧云粵西民情大抵嗜利而無耻尋仇而輕生健訟而喜妄作一切奸淫偷盜忿爭刦殺之行干名犯分之事皆悍然行之而不顧而倡之者實自强横之紳士始粵處邊鄙泥愚而陋井蛙夏虫識見不廣畏鄉紳如虎畏士子如狼故俗有舉人閣老秀才尚書之語其畏官長也不如畏紳士故俗有官如河水流紳士石頭在之語彼見奸淫偷盜忿爭刦殺干名犯分之類紳

士一一爲之無怪其漸染成風浸以惡薄也且愚民無
事之日畏強橫之勢力甘听指揮奸民有事之時伏紳
士之神通曲加党庇其積害不可勝言臣飭屬加觀風
整俗使一員以整齊而約束之但恐小民識淺未敢瀆
陳近見閩省業蒙　諭旨伏思烟江廳島誠得一例添
設官有裨益得　旨着將廣西在京官員及進士舉貢
等之候補候選者通行傳諭一一詢問令其明白回奏
上諭撫順承郡王錫保奏稱軍前効力之陸生楠細書通
鑑論十七篇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制更屬狂

特參奏前來陸生柟由廣西舉人部選江南吳縣知縣朕覽其履歷奏摺倨傲誕妄之氣溢於言詞引見時將摺內語摘問數條皆默然不能對彼時將伊扣缺令以主事試用蓋以其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學習以冀悛改也後伊授工部主事引見時不惟毫無敬畏且傲慢不恭顯然逆抗形於詞色夫主事職例部曹知縣卓異行取始得陞補陸生柟筮仕之初即膺茲職何負於伊而竟敢懟及君父乎伊係廣西人平日必有與李紱謝濟世結為党援之處是以將伊革職發往軍前與謝濟世同時効力詎竟纂輯

悔悟怙惡愈深借託古人之事幾冀以洩一已不平之怨恣肆無忌憚至於此極也其論封建云封建之制古聖人萬世無弊之良規廢之爲害實不循其制亦爲害至於今害深禍烈不可勝言皆郡縣之故又云豈今之人固有異於前人耶後人之心固有異於前人之心耶人猶是心亦猶是而目下竟如是等語於今上六合一統莫不尊親而陸生柟云害深禍烈試問禍害何在所謂竟如是者又何解也又云聖人之世以同寅協恭爲治孔子稱鄭之爲命亦是此意後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姦邪不能盡燭詐僞不能

盡燭大抵封建廢而天下統於一相既勞而不能深謀君亦煩而不能無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萬世等語夫中國之一統始於秦塞外之一統始於元而極盛於我朝然皆天時人事之自然豈人力所能强乎陸生柟文體謬戾至於如此其言建儲也借引漢武帝戾太子事議論云儲貳不宜干預外事且必更使通曉此等危机等語父子天性惟至誠至敬可以事親危机之說豈人子所忍形於言存諸心者乎戾太子之禍正由於曉危机也又云有天下者不可以無本之治治之其意借鈎弋宮堯母門之事以

議本朝不早建儲貳夫建儲關係

宗社蒼生豈可易言我朝

聖

聖相承皆未由先正青宮而後踐天位遂開萬世無疆之

基業是我朝之國本有至深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其論

兵制也則稱唐之府兵云李泌爲德宗歷序府兵興廢之

由府兵既廢禍亂遂生至今爲梗上陵下替又云府兵之

制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出師還則兵散於府將歸

於衛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等語本朝設立八旗

京師禁旅雲屯外省分設駐防此萬古良法陸生楠以國無養兵之費惑動人聽王法所不宥也其論隋煬帝云後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為隋之君臣者幾希等語意又何所指也其論人主云人愈尊權愈重則身愈危禍愈烈蓋可以生人殺人賞人罰人則我志必疎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雖怒之而不敢洩欲報之而不敢輕故其蓄必深其發必毒等語朕臨御以來與外廷毫無恩怨又何所庸其畏何所庸其怨何所庸其報哉且云蓄必深發必毒此陸生楠指阿其那等而言抑自蓋此心也又云怨之不敢

瀆報之不敢輕乃陸生楠自逞其心也彼不敢顯言托於論列通鑑以身危禍烈等語肆為咒詛其逆謀公然形於紙筆矣其論相臣云當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詐誤國許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則或不當亦不得使相臣知之又云宋相李綱行小人譏之亦有君子排之固人君不能修身知人之過而亦無救無法之所致等語夫從來不廢密奏原欲周知天下利弊無專令參揭相臣之理又云聞言固可知人輕聽亦有失人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無悞等語朕未嘗輕拒人言亦未

嘗輕聽人言陸生楠何爲而有此譏議乎又云爲君爲臣莫要於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無術以防之等語君臣之間豈容絲毫權術乎其論王安石云賢才盡屏諮謀盡廢而已不以爲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則並聖賢之作用氣象而不知者也等語聖人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有何作用乎又云篤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見知天知人之言彼固未之聞也人無聖學能文章不安平庸鮮不爲安石者等語安石誤國在不引君當道若謂聖賢學從篤恭無爲做起則必如唐文宗之垂拱萬歷之深

居百務盡瞭上下睽絕其背戾謬無理至此又其論無爲之
治云雖有憂勤不離身心雖有國事亦第存乎綱領不入
人而察但察銓選之任不事事而理祇理付託之人察言
動謹幾微防讒間慮疎虞憂盛危明防微杜漸而已至若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等語夫萬幾躬親一人猶恐智慮未
周若悉以付託於人天下安得此才全聽備之一人乎古
來賢主未有不本乎勤勞者豈可以用人大節爲籩豆之
事置之不問也又云猝度敷諫巽鑄順從是以自陷於朋
比而不知蓋有聖功即有王道使徒明而不學則人欲盛

而天理微固不能有三代之事功智力衰而志氣頹未有能加其初等語朕即位以來時時諭令諸臣以忠言讜論面折廷諍未嘗拒諫諍而喜從順也而陸生柟顧以畏縛順從爲譏乎以上皆陸生柟斷通鑑中語朕特指出數條夫陸生柟身列乙榜非若曾靜之僻處深山且觀其人未嘗不小有才而乃懷不逞之邪心於進身筮仕之時肆無稽之橫議於政教修明之日且其論皆小紙寸幅蠅頭細字踪跡詭秘罪大惡極情無可逭朕意欲將陸生柟於軍前正法以爲人臣懷怨誣訕者之戒著九卿翰詹科道秉

公定擬具奏尋謝濟世陸生柟俱擬斬立決得　旨將謝

旨各條發給二人閱看有何辯對詢明據實具奏

陸生柟奏摺有云人之所以爲國家用者才也而才技之所以能益于國家者德也才可以行善而亦可以長奸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又自恃其才至於輕意肆志而不顧又君子不自表見于大廷廣衆亦不寬假于暗室屋漏凡以知天命之如此充周而畏之又五經四書中如惠迪吉從逆兇何以異于佛老

七月河南巡撫王國棟疏言岳州府屬逐澗中隔洞庭石門慈利俱係苗疆九谿永定軍屯雜處文移每至稽遲有鞭長不及之慮請改所屬澧州為直隸州轄石門慈利安鄉三縣改九谿永定二衛為一縣設知縣教諭訓導巡檢各一員下部議行　福建巡撫劉世明疏試用知縣甫登仕版其才具短長未能即定若遽委以政務恐用違其才貽悞地方臣思藩臬兩司為錢穀刑名總滙新到各員照在部觀政人員例分派學習俾得通達治理亦可察其優劣量才委任　諭嘉所奏深得造就人才之法下各直省

督撫通行　大學士陳元龍疏請各省題奏本章增揭帖一遵送起居注館記注後貯內閣從之

上諭內閣今日御史楊保條奏內稱內外秋審緩決人犯若至三年請令該省查明請旨減等發落則各犯不至於監禁患病死亡等語從來殺人者死律有明條試思天下之人誰無父兄子弟殺人者竟得脫然無事不令抵償爲父兄子弟孰肯甘心夫彼既傷人之命秋決時不即抵償乃其幸也而尚以疾病死亡爲苦乎況縱法實足長奸恐寬宥之後而犯者愈衆也楊保希圖寬厚之名欲以刻覈

之名歸諸君上居心實屬可惡交部嚴加議處尋議楊保革職發阿不泰驛站効力　鄂爾泰奏報滇省廣西府城於三月初七日慶雲現日午至酉　湖廣總督邁柱條奏苗疆事宜一湖南民人往苗土貿易者令將所買何物行戶何人運往何處須報明地方官給與印照註明姓名人數知會塘汛驗照放行不得夾帶違禁之物如有官吏兵役借端需索者一併查究一苗人至民地貿易請于苗疆分界之地設立市場一月以三日為期互相交易不得越界出入仍令各州縣派佐貳官監試一苗疆州縣請選擇

諸苗悅服之人立爲苗長以稽捕緝之事三年無過量爲獎賞其有生苗歸化者給以寨長千百戸執照三年無過亦予獎賞造册彙報兵戸亦請照川省之例于苗疆州縣選安分勇敢之土苗每處用一二十名充當民壯以備差遣訪緝仍行文武互相覺察之法以防勾通推諉等弊下部議行　福建總督高其倬疏閩省戰船多係平台時所獲長闊不稱請酌定丈尺隨時更改閩安協石營之船多鐵板沙線請改爲平底以適進哨之用又請改福建同安泉州長福部武四營遊擊爲叅將增設灌口安海二汛

守備各一移泉州府粮捕通判駐安海汛連江縣守備駐東岱汛移東岱汛千總駐厦門汛部議從之　閏七月護軍統領德成疏言旂人入學後許考試筆帖式取中先以無品級筆帖式用陞任後方與有品級筆帖式較俸推陞窃思文生員係正途與舉人僅隔一階舉人授職七品請嗣後文生員考補筆帖式者將其銜與監生一体授八品筆帖式下部議行　八月

上諭內閣浙江署督性桂署撫蔡士仙奏進湖州民王文隆家萬蠶同織一幅長五尺八寸寛一尺三寸自然成就

不出人工廷臣等咸爲國家休慶朕每遇休徵必加乾惕
修省
上天錫福俾黎庶長此衣食充盈乃朕心所謂祥瑞也
大學士陳元龍疏言凡稽察遊民嚴設處分內城專責巡
捕營并外城專責巡城御史及司坊官不時察訪各省宜
令各督撫嚴飭地方官稽察又言近日各衙門番役往往
與流棍串通如拿賭博鬭毆等犯不卽送官懲治匿犯索
財卽行私釋其窮苦無錢者方送官宜嚴定卽日送官期
限羈留者卽嚴訊番役詐贓賣放之罪俱下部議行　九

月署浙江布政使程元章奏言臣欽奉訓諭屏除科甲党庇陋習臣前在福建學政任內署浙江巡撫蔡仕舢籍隸閩省于臣由閩赴浙前一日托鹽驛道孫國璽轉懇其子登魁科舉即為拒絕迨臣到浙藩任仕舢于八月初六日入闈十三日欲更易外簾官與例有違亦未曲從臣惟知恪守皇上法度不敢周旋上司更何敢瞻徇科甲情面得旨所奏甚是可嘉倘其堅持此志毋稍遷移

聖祖仁皇帝治河方畧告成發河臣敬謹閱看　十月壬

大臣等公奏將曾靜張熙依大逆不道律即行正法
上諭曰上年張熙投書與岳鍾琪不肯供出眞姓名岳鍾
琪與之盟誓始一一供出彼時具奏前來朕爲之動容假
若朕身曾與人盟神設誓則今日安得不委曲以期無負
前言朕洞鑒岳鍾琪之心若不視爲一体實所不忍況曾
靜等爲流言所惑其揑造謗言之人實係阿其那塞思黑
門下之兇徒太監等因發遣廣西造作惡語一路流傳若
非因曾靜之事朕何由知爲之明白剖晰耶曾靜等可以
寬宥其罪另有諭旨　又

諭謝濟世在阿尓泰軍前供出昔年參奏田文鏡實出於李紱蔡珽之授意又如塞思黑從西大道調回令暫住保定未幾李紱奏稱塞思黑患病不數日奏報病故而奸黨及無知之人遂有朕授意李紱戕害塞思黑之誣語李紱並不將塞思黑自伏冥誅之處明白于衆以致啟匪黨之疑議則李紱能辭其過乎至田文鏡公忠爲國而李紱蔡珽極力陷害指使謝濟世誣參欲令言臣挾制朕躬此風何可長也李紱蔡珽着交刑部訊取確供　岳鍾琪奏噶尓丹策零使臣特磊等云原解送羅卜藏丹津前來行至

伊爾布爾和都遇逃回蒙古三人稱總督令帶兵一萬從
哈密前來是以噶爾丹策零將羅卜藏丹津仍回伊犂斡
騎齎摺前來得　旨送特磊赴京　諭鄂爾泰以雲南道
州白厓地方平地湧甘泉一股摺奏諸臣以醴泉之瑞歸
功於朕寔於朕無涉若謂朕信任鄂爾泰以成風俗之美
受上天之恩此則朕所不能辭者也　十一月山西巡撫
石麟奏晉省士民情愿自備車騾運送歸化城軍需得
旨前因軍前需用騾馱載屢該省人民急公趨事已降旨
蠲免該省辛亥年額征銀二十萬以示嘉奬今因運送馱

匪人復歡忻効力甚屬可嘉著傳旨獎諭仍令各領應得之價　刑部議陸生楠謝濟世俱應斬決得　旨陸生楠於軍前即行正法謝濟世從寬免死交與順承郡王錫保令當苦差効力贖罪

東華錄卷之三十終